

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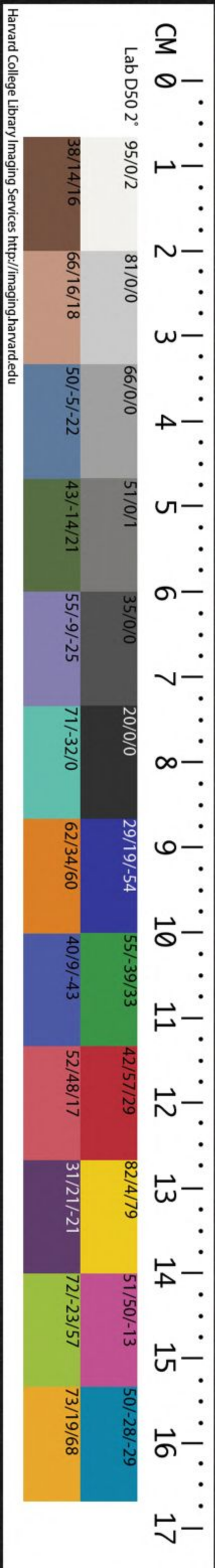
卷五十四之五十六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281

T 2455/21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李延壽

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業事臣蕭雲舉等奉

勅重校刊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
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
謝夫人生瀏陽公太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
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

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園金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爲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卽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

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金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

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使涕泗嗚咽命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

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爲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益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

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益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胷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

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爲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賴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

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金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金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悅。卽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

之覺。於是三吳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鐘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爲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

三年簡文卽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披甲夜出人謂爲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二年簡文卽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卽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爲丹陽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太清三年未封而二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衰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爲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園簡文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

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冶容倖嬖及主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

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人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

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方等之死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卽位改諡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自益城濟江二月卽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莊爲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爲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爲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

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毼
辯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
元帝追諡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
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
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
及升儲位昵狎羣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
布袴摳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
太子師弘正佗日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卿
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

我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
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凶暴猜忍俱有
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諡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
琳之次姊元帝卽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企蒙寵幸
方略益鐘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
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歔旣而旋駕憶之賦詩曰
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
長安卽得還贈遣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企更
誕子未出閣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冠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
蓋時運之所鐘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出冢嗣之任竟亦
當年擯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南史卷五十四終

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李延壽 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黃汝良

承德郎纂坊岩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周如砥等奉

勅重校刊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直 魚弘

襲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勳歷位郡守封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

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竝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卽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旣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

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絜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之燒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遇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爲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

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顏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爲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素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諡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勳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

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
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
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
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每
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
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
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
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
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

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
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
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
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
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
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
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爲雍州刺史景
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
焉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
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

卽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爲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

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鐘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

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鐘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

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濕。當時竝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爲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

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

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官居在雍州旣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荅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鏹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諡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

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仕
宋爲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
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
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
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
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
康王爲荊州詳爲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
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
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
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頃之穎胄卒梁
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
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
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
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
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
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
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爲
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

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

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充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卽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諡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歷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子誼襲封豐城縣侯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願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爲

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事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譔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被魏囚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譔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第譔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栢四面周匝無一

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腳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

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日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竝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卽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竝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

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直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久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諡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卽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艨艟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狃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

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
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
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
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
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
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贈鎮西將軍
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
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爲宋豫州刺史
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

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劭命
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
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氏賊李
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
之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帝
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絜自守遷扶風太守母
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
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
太守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和帝爲荊州刺史公則
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爲輔

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卽位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卽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豪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溪人性

懦怯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爲吏人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

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邁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遂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諡烈侯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弟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暎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勳臣

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爲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卽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卽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爲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義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

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旣久，人廢耕農，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卽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

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不亂。及是絕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

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讐汝爲讐報讐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諡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謂爲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大通二年爲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別駕

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華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

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

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
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
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
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諡曰忠子登嗣累
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爲當時驍將歷官衛
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
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速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
爲主簿不就曰吾嘗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
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

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
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
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洧均口道根說顯達曰洧均水
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
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爲洧均口
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
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
於王茂常爲前鋒武帝卽位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
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
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

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

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

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于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稷之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卽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諡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

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竝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倣儻有志氣仕齊爲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

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礪石依岸築土合春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鍤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

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絜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洑東注

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壘。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

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卽日臨哭，謚曰莊。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繼縷者，輒遣遺以繻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爲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爲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

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切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

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
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
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効居多浮山之役而康
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
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史卷五十五終

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李延壽

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黃汝良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周如砥等奉

勅重校刊

張弘策

子緬

續

結

庾域

子子興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
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
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

○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爲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敦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

握王憲制主畫勅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媒
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
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
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
軸江劉而已祗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
可待蕭坦曾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
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
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
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
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

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
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
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勢長驅
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
卽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
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
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
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
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
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

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
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
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廡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
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
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
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
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
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
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
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
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
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
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
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
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
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
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
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
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

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聞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三卷緬弟

續

續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續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續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

續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續與錫續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太子愛賞時續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

東宮盛集太子戲續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續從容曰續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續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續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續曰下官從弟雖竝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續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改爲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續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續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入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類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續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付度事

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續有舊，續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硤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屈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續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譽湘東信之，乃覆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續尋棄其部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續部下，仍遣續向雍州前。」

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續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舉義事無不濟。」續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譽。譽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續以爲赴期大喜。及至，竝禽之。續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譽襲江陵，常載續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諡簡憲公。元帝少時，續便推誠委結。及

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續之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旣貪婪南中貲賄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竝捷還齋珍寶貨物悉付庫以綜密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續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

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待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綰兄續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竝導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

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爲吏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爲郢州辟爲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爲益州域隨爲懷寧太守

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息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爲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卽授武帝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卽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齧草食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子時兵後人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興

子興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末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興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興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

哭泣梁初爲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興以蜀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興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興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興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

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卽於渚次卒遺令單衣恰履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謚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爲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

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
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
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
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
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
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
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卽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
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
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
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

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
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
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
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
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
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
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
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爲衛
尉卿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
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

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
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
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爲左衛將
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
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
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諡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潛然
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
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
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

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
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
帝遷領軍將軍補主簿祇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
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
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
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
不見滅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竝進武帝
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
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
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卽日單舸上道

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义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邛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

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漣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漣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

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耻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常以私車

轆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柑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額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

舍武帝卽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浚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江陵方頤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齊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爲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爲荊州中從事勅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脩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

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
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累
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
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
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
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灰非吏
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爲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
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
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
舍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
實才子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
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
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耻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
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
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
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剋江陵衆奔
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爲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

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蕃岳克濟陶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爲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帷幄之勳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南史卷五十六

終

